

## 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

12日下午，习近平来到潮州市考察。位于潮州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年间，横跨韩江两岸，风格独特，集梁桥、浮桥、拱桥于一体，被誉为“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”。习近平沿桥步行，察看桥亭、浮桥，眺望韩江两岸风貌，了解桥梁历史文化特色，听取广济桥修复保护情况介绍。习近平强调，广济桥历史上几经重建和修缮，凝聚了不同时期劳动人民的匠心和智慧，具有重要的历史、科学、艺术价值，是潮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。要珍惜和保护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不能搞过度修缮、过度开发，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。要抓好韩江流域综合治理，让韩

江秀水长清。

随后，习近平步行穿过广济桥畔的广济门，沿石阶登上广济楼。在楼上展厅里，习近平察看潮州非遗文化作品，观看非遗项目传承人代表的现场制作演示，并同他们亲切交流，了解潮州传统技艺传承情况。习近平指出，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，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。以潮绣、潮瓷、潮雕、潮

塑、潮剧和工夫茶、潮州菜等为代表的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。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，积极培养传承人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。

习近平来到二层檐廊，举目远眺，韩江水阔，长桥卧波。在听取广济楼历史和古城修复保护情况汇报后，习近平强调，包括广济桥、广济楼在内的潮州古城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，实属

难得，弥足珍贵。在改造老城、开发新城过程中，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，延续城市文脉，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。

——摘自《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》（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6日第1版）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## 乌镇：枕水而生 触“网”愈盛

本报记者 叶子

“我的家乡乌镇，历史悠久……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，从未遮断我的乡思”，这是文学巨匠茅盾笔下的浙江乌镇。京杭大运河流经杭嘉湖平原时，与这个小镇擦身而过。镇内蛛丝河网纵横交错，水运商贸由此而兴。自2014年以来，每年秋冬季节，互联网大咖纷至沓来，最新科技炫目登场。乌镇是谈到互联网时绕不开的一个节点。

枕水而生，触“网”愈盛。水运网和互联网这两张网，连起了乌镇的历史与现在，也织就了这个小镇的未来。

### 千年古镇重获新生

11月下旬，一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·互联网发展论坛召开之际，记者来到乌镇，秋雨淅沥，寒意逼人。

“来了，今天冷吧？先坐下喝碗糖水暖暖吧！”一进屋，民宿老板潘旭东带着笑迎上来，递上一碗热红豆汤。

环顾屋内，木质的长条形桌上铺着蓝色印花布，下面摆着烤火的铁盆，木头椅子上系着手工缝制的坐垫。昏黄灯光照耀下，温着姜汤的壶冒出一圈圈雾气。一旁，老板13个月大的女儿正在母亲的搀扶下蹒跚着步，外婆拿拨浪鼓逗她，小姑娘嘴里便唧唧呀呀的，偶尔还会蹦出“妈妈”“爸爸”等几个简单词语，吸引了全屋人的注意力。阴雨天，心却是明朗的。

地处浙江省桐乡市北部的乌镇，有1300年建镇史，自古就是水乡泽国。因水成市，傍河成埠，历史上乌镇从宋代起逐渐发展为江南贸易重镇，明代嘉靖时期《乌青镇志》更是记载：“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，摩肩接踵如一都会”，一派城府气象。今日一看，的确是清水穿城过，人家尽枕河，弹丸小镇聚集起烟火万家。谈起往日，老乌镇人却缓缓地摆摆手，他们知道：乌镇，并非从来如此繁华。

进入20世纪下半叶，年轻人大量外流，大批历史民居衰败和拆除，乌镇水乡风貌渐失，屋旧人稀，破败凋零，昔日江南明珠蓬首垢面，犹如迟暮美人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桐乡人，乌镇前镇长张建林见识过曾经乌镇“真实的破旧”。在他印象中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乌镇进镇的路很差，河水又黑又臭，大批古建筑濒危。

“车子跳，乌镇到。”这是早年浙江人对乌镇的口头禅，意思是只要你感觉车子猛烈颠簸，就意味着到了乌镇，用来比喻乌镇当年路况很差。的确如此，乌镇曾是桐乡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镇，直到1992年乌镇北栅通江苏省的公路才打通。那时乌镇人最好的工作便是到镇上几个国营工厂上班，后来工厂陆续倒闭，人们的生活每况愈下。

1995年，画家陈丹青去杭州，绕到乌镇，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：“东西栅破败凄凉，剩几户老人，评弹弹，打牌，河边衰墙边停着垃圾堆、鸟笼子，还有家家的马桶，年轻人走光了。那种没落颓败，味道是好极了，我原是江南人，走走看看，绝对怀自己的旧，可是全镇完全被世界遗忘……”

1999年，桐乡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乌镇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和整治，以保护历史遗产来开发旅游。

与其他地方搞开发大兴土木、盖高楼、建开发区不同，乌镇的改造是从拆除景区旁五层楼高的百货大楼开始的。本着“整旧如故、以存其真”的原则，乌镇从邻近乡里收集旧料，将水泥路面全部恢复为青石板路；墙面不是粉刷成鲜亮的颜色，而是将白灰与黑灰混合，在绿植的映衬下更显斑驳；陈年的门窗修好后不是油漆一新，而是按古法用桐油两度刷漆……

如今，行走乌镇，抬头不见电线电缆，低头难觅水管槽道，连空调外机都用木条层层包裹“藏”在水阁（为了增加利用空间，乌镇人将房舍的一部分架设在河上，下面用圆木桩或石柱打入河床中，当地称作“水阁”）下面。修葺一新后，江南水乡小镇再现，人们熟悉的乌镇又回来了。

### 还原江南梦里水乡

撑一把雨伞，到乌镇景区随便转转。但见青砖黛瓦

石板巷，小桥流水乌篷船，世代传承的叙昌酱园里依旧酱香浓郁，染坊晒架上蓝印花布随风摇曳，昭明书院里读书人静坐品读，书生羊肉面馆里顾客大快朵颐。船上、桥上、石板路上，四处游人不断。潘旭东说：乌镇一直很热闹，今年受疫情影响，人算少的咯！

根据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，2019年，乌镇累计接待游客918.26万人次，中青旅乌镇景区业务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高位基数上，仍然实现双增长。在江南，水乡并不鲜见，乌镇何以备受青睐？

著名建筑师姚仁喜在设计建造乌镇剧院时曾考虑，乌镇是一个像梦一样的地方，所以乌镇剧院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延续人们的梦想。于是他以盛开在水乡的并蒂莲为设计理念，造出了后人称赞的“中国最美剧院”。

一个梦字，抓住了乌镇的精髓。在乌镇拍过电视剧《似水年华》的歌手、乌镇旅游形象代言人刘若英说，乌镇是巷口的姑嫂饼，是路边的臭豆腐，是老摊上的三白酒，是桥下的菊花茶。对于游客而言，乌镇给他们造出了完美的江南水乡梦。而将人们包裹在一个叫乌镇的梦里的，除了抬眼可见的亭台楼阁、白墙黛瓦、小桥流水、桨声灯影，更离不开地道的人文体验。

其实，乌镇西栅景区开发历经4载，投资超10亿元，买断原住民的民居产权，将1000多户人家悉数搬至西栅外，等景区建好之后，再请乌镇人回来工作、经营、生活。因此，游客来到这里，看不到外地人开的全国连锁的店铺，也没有此起彼伏的临街叫卖招揽旅客，而是真正走近乌镇人的生活。可以说，乌镇实现了最本真的“还原”。

潘旭东就是搬出去后又回来工作的。乌镇民宿沿西市河蜿蜒而布，由乌镇历史民居改建而成，502间（套）客房形式多样，但都由乌镇旅游集团统一规范经营，以数字编号。潘旭东经营的是17幢，客房装修布置等全不要操心，他只是当房东，尽力为住店客人提供服务。如今，他和妻子儿女守在民宿，家里长辈也常常过来帮忙，一家人围坐在堂屋一起吃饭，其乐融融，跟旧时光景一样。客人来了，也跟回到自家一样。

民宿2B乙的老板，同样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。因着地道的家常味，他家虽只设了2张餐桌，只有一份固定菜单，却成为美食推荐应用上的前几名，墙上贴满了世界各地客人的留言。有英文的“delicious”（好吃），有重庆话“巴适得很”（舒服），有人写下打油诗“乌镇风景美如画，本想吟诗赠店家，奈何自己没文化，一句好吃走天下”，更多人说下次来乌镇一定要再来喝一口老板做的砂锅鱼头汤。

游客蓝先生爱逛市场，他觉得这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。体验一番早茶客，是他来乌镇的一个重要理由。水

上早市，是随着乌镇的水阁风貌和充沛水系而形成的特色景象。以前，人们将货物陈列在船上，临河的居民只要吆喝一声，船就会摇到水阁边，乌镇人不出门也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。习俗延续至今，四乡的居民不再把集市看成是添补家用的途径，而是作为一种生活乐趣。

清晨7时，晨雾还没散去，水市口就熙熙攘攘热闹起来，八方来船已挤满了河道，除了南瓜、番茄、辣椒等蔬菜水果，集市上还有本地的水产摊和干货摊，甲鱼、小河虾、梅干菜等备受喜爱。两边的水阁里，茶馆、肉铺、小吃店、豆腐摊也早早卸开门板开张了，来吃早茶的游客顺便逛逛早市，水乡的一天拉开了序幕。

妙的是，在乌镇，早茶客不是游人的专属体验，乌镇人的一天正是从早茶开始。你看那三三两两坐着的，不少讲着吴侬软语。本地人、外地客，融进了同一个梦里。

### 注入全新互联网基因

“你们去今年‘互联网之光’博览会看过没有啦？好多高科技好厉害的……”湖上一壶菊花茶，老姐妹们团团围坐，乌镇人何阿姨打开了话匣子。在信息不通的时代，茶馆是新闻中心；如今，喝的还是茶，分享的却不只家长里短，还有互联网领域的最新消息。

微信公众号“星球研究所”在文章《什么是乌镇》中写到：“它是古镇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镇，它很时尚、很前卫，乌镇戏剧节蜚声全国，世界互联网大会将其定为永久会址。”自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办以来，乌镇走上数字化、国际化的发展快车道，加速与5G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工业互联网等拥抱。

老乌镇人邵云说，第一届“互联网之光”博览会时，他看到机器人还很好奇，跟它打招呼，机器人的一句俏皮回复，能让周围的人笑成一片。谁能想到，今天机器人早已进入饭店等不少场所，承担起保洁、安全巡逻等重要工作。

2019年，“哪吒号”5G自动微公交在乌镇运营，在

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为嘉宾提供接驳服务。老乌镇人沈佳良激动地发朋友圈说：“5G无人驾驶已上线，乌镇马路上可以围观啦！”

今年，82岁的乌镇人胡晖成了抖音上的“网红奶奶”。在乌镇人民公园入口处，胡晖对着一块大屏幕问道：“乌镇宝宝，今天的菜价是多少？”随即，屏幕上便清晰列出当天乌镇各类菜品的价格。在AI虚拟广场舞运动区，大妈们不用自带扩音器，通过5G网络就能在大屏上学习当下热门舞蹈。胡晖说，她喜欢智慧公园里这个“能唱歌会跳舞的老师”。

许多人不知道，早在2003年西栅开发之初，为了游客拥有便捷的网络体验，乌镇有预见性地埋下了宽带网线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些网线也为乌镇的未来发展埋下了伏笔，注入了互联网基因。从此，乌镇全方位融入“互联网+”元素。

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，全镇“翻箱倒柜”才找了13家勉强与互联网、数字经济有关的企业。而截至2019年底，乌镇共引进数字经济类项目1120个，计划总投资425亿元。乌镇所在的桐乡市，数字经济企业数量由2014年底的355家发展到2019年底的1950家，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产值从54亿元增长到157.8亿元。

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乌镇人木心的诗歌这样写。以前，慢节奏、旧风味是乌镇的底色；现在，千年古镇站到了信息时代的最前沿，快和新也成为乌镇标签。



乌镇夜景。

薛俊摄（人民视觉）

11月24日，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中国中铁国际集团川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员工徐子龙获得“全国劳动模范”荣誉称号，在这种高光时刻，他却没能去人民大会堂领奖，而是继续在境外为企业开拓市场。

16年来，徐子龙远离亲人、克服孤独，战胜疾病和战争的威胁，在遥远陌生的国度，在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汗水和足迹，带着初心，勇敢地站在海外项目的工地上，为中国建筑企业外经事业作出了真真切切的贡献。

40岁的徐子龙在海外一线从事外经工作16年，其中13个年头在非洲尼日利亚。

初见徐子龙，第一印象，皮肤特别黑，一身蓝色工装，头戴红色安全帽，鬓角的头发因为太长，被眼镜腿压得向两边翘着，看上去有点

“土”，这与我想象中西服革履的外经人员形象大相径庭。

后来，听了他的故事，我在心里一点点勾勒出作为国际工程的外经人员本来的样子。

“在陌生的国家开拓市场，是难。要么呆几年就回国了，要么不服输，我选择后者。”徐子龙这样说。

2004年，英语专业毕业的徐子龙被派往中铁国际尼日利亚子公司工作。说是公司，其实三四年间，阿布贾办事处只有徐子龙一个人和一名外聘的当地司机。徐子龙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市场开发。为考察项目，他开着一辆二手车，钻进过600公里外的原始森林，差点迷了路；不小心误入土匪包围圈，死里逃生；遭遇车祸，车

### 全国劳动模范徐子龙——

## 最青春的日子在非洲

谢萌萌

子险些翻下深沟，就这样，不服输的徐子龙硬是用3个月时间，历经近10万公里，把尼日利亚36个州跑了个遍，掌握了各地基建资料，形成以南南部市场为重点的开发思路和工作目标。2008年，尼日利亚公司先后中标了科吉体育场、阿洛玛公路、依切克公路、依古梅公路等项目，合同额达到4500万美元，创尼日利亚公司新签合同额历史新高。同时在在建项目为依托，大力实施滚动开发，在2009年至2016期间共中标21个项目，合同额约2亿美元。

终于，在徐子龙和他所带领的国际工程共同努力下，当地人不仅对



2016年，徐子龙（中）为尼日利亚科吉州立大学教学医院项目奠基。资料图片

伙子，徐子龙。“在海外做工程的都不怕苦。”徐子龙这样说。

在尼日利亚期间，徐子龙写过一篇日记叫《非洲雄鹰》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最青春的时光是在尼日利亚度过的，但这期间我也有遗憾。”

还有1周就要回国休假了，参加工作就一直在非洲，快10年了还从没带父母出去转转呢，这次徐子龙提前订好了回国的机票，做好攻略要带父母和弟弟出去旅游。

凌晨2点，急促的电话铃声格外刺耳，徐子龙心里一紧：“这个时候来电话，不会是项目上有什么事吧？”

电话那头是母亲虚弱的哭泣声，徐子龙的父亲车祸去世了。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，往往哭不出来。23个小时的飞机，徐子龙1分钟也没有合眼，眼睛瞪得通红，他回想着父亲的音容笑貌，悔恨自己没能早点回家，也担心母亲和弟弟，不知道家里现在什么状况。

在家料理完父亲的后事，两个月后徐子龙又返回了尼日利亚，我问他，“你没想过干脆不去非洲了？”徐子龙说，“想过。我想去把工作交接了，就回来。但是回到项目上，总感觉我是属于这里的，就这么离开了，心里有些不甘，而且这里离不开我，我不能撒手就不管，也就又留下了。”原来这才是国际工程人最真实的样子，不服输，肯吃苦，守诚信，也有遗憾。其实所谓担当，不过是普通人在困难中选择了一以贯之；所谓责任，不过是普通人在负重中选择务实进取。